

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·边疆史地文献初编

西南邊疆

第二輯

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·边疆史地文献初编

西南邊疆

第二輯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边疆史地文献初编. 西南边疆. 第2辑 / 《边疆史地文献初编》编委会编. -- 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1
(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)

ISBN 978-7-5117-0991-2

I. ①边… II. ①边… III. ①边疆地区—历史地理—
文献—汇编—西南地区 IV. ①K928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4170号

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

《边疆史地文献初编：西南边疆》第二辑（全19册）

出版人 和 龔

责任编辑 岑 红 郭 京

责任印制 尹 珺 梁学敏

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(100044)

电 话 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 52612331 (编辑室)

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 (010) 85236292 (文献编辑中心)

(010) 66130345 (发行部) (010) 85236322 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www.cctpbook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联创佳印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 10000.00元

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出版说明

西南边疆指西藏、云南、广西三省区。上述三个地区历史上民族分布不同，与中原王朝关系也不尽一致，因此形成各有特色的地方史地文献。对三省区的地方文献，近年来有人已经做过若干整理，如《云南史料丛刊》、《清代西藏史料丛刊》等，均汇集许多地方文献，为学者利用提供了方便。但是由于收录标准不同，或受制于某些条件，这些史料汇编并不能囊括存世的史地文献，何况除了传统史书外，档案、文集、书信、报告等材料越来越为研究者重视，有鉴于此，本文库着眼于学者们关心的近代以来边疆地区社会变迁，着力搜集清代以降三省区相关资料，按专题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基本资料以及部分稀见史料，以便参考。

编者

二〇一一年九月

边疆史地文献初编 西南边疆 第二辑 目录

第一册

陈渠珍《艸野塵夢》 一九四一年任乃强校注本

一

佚名编《鍾穎疑案》 大昌印刷公司印行

六三

韦休《蒙藏事变》（《中国史话》第76章 商务印书馆公元一九三一年版）

二一七

刘赞廷《边藏刍言》 民国印本

二三九

释恒演《西藏佛教略记》 公元一九三〇年铅印本

二七三

张伯桢《西藏大呼毕勒罕考》 沧海丛书本

三七七

第二册

查尔斯·贝尔撰 董之学 傅勤家译《西藏志》 民国铅印本

民国铅印本

第三册

朱少逸《拉萨见闻记》 民国铅印本

一

朱绣《西藏六十年大事记》 公元一九二五年铅印本

一三七

蒙藏委员会编印《西藏内情及其对外关系研究报告》

二〇九

第四册

白眉初《西藏始末纪要》（北平）建设图书馆印本

一

傅增湘等《藏事讨论会呈——府交说帖附》抄本

一八一

丁嘉乃《经营西藏意见书》抄本

二〇七

外交部政务司编印《西藏问题》民国铅印本

二七五

第五册

格桑泽仁《边人刍言》公元一九三六年西藏文化促进会印行本

一

外交部政务司编印《藏案纪略》

一一九

石青阳《藏事纪要》民国印本

一八七

第六册

忧患余生《藏乱三種》民国铅印本

一

胡炳熊《藏事举要》影印清风桥文茂印局印本

二一

陈健夫《西藏问题》商务印书馆现代问题丛书本

一五一

第七册

谢彬《西藏问题》 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本

一

华企云《西藏问题》 大东书局公元一九三〇年版

九三

王勤墉《西藏问题》 上海商务印书馆公元一九二九年铅印本

三六五

第八册

《吴忠信入藏工作日记》 公元一九四〇年抄本影印

第九册

吴忠信《西藏纪要》 民国印本

一

赵守钰《赵守钰护送班禅回藏工作报告书》 民国铅印本

一九七

李有义《今日的西藏》 民国铅印本

二六七

第十册

法尊法師《我去過的西藏》 (重庆) 汉藏教理院公元一九三七年印本

一

法尊法師《现代西藏》 (成都) 东方书社公元一九四三年印本

八五

蒋致余《三十年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》 公元一九三二年铅印本

二八九

唐柯三《赴康日记》 民国铅印本

三七七

心禅《西藏归程记》 抄本

四三七

第十一册

刘曼卿《康藏轺征》 公元一九三一年铅印本

一

李国柱《游藏纪程》 新疆官报局印本

二八七

张其勤 沈与白《西藏调查记》 东方文库本

三五—

佚名《格德调查录》 西北杂志第一卷第二期

四三五

第十二册

黄慕松《使藏纪程》 民国印本

一

秦墨晒《西藏问题》 南京印刷公司公元一九三一年印本

四八七

第十三——十四册

马鹤天《甘青藏边区考察记》 中国边疆学会丛书第一编 商务印书馆

公元一九四四年版

一

戴傳賢《奉命前往甘孜致祭班禅经过报告书（附 康行日记）》 民国铅印本 七一五

黄慕松《黄慕松奉使新疆西藏日记》 民国铅印本

七六一

第十五册

两蹉跎庵主《西康疆域溯古录》 公元一九二五年铅印本

一

段公爽《入康记》 西康国民日报社公元一九四一年八月印行

一八七

梁家湘《西康省康区北道七县地理交通农林畜牧矿产人民宗教调查报告》

民国印

二九九

第十六册

刘文辉《西康省政之基本动向》 西康省政府秘书处公元一九三九年印行

一

西康经济研究所《西康研究资料分类编目》（第一辑） 成都新新新闻印刷部

公元一九四一年印本

一五三

翁之藏《西康之实况》 民智书局公元一九三〇年版

二八七

第十七册

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《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》 民国铅印本

第十八册

李承三《西康地质调查旅行记》 民国铅印本

一

王光祈编译《西藏外交文件》 民国铅印本

一〇三

谢彬《西藏交涉略史》 中华书局印行

二五三

《藏印往来照会》 铅印本

三四三

《班禅赴印纪略》 铅印本

四一九

第十九册

陆兴祺《西藏交涉纪要》 民国抄本

芄野尘梦

芄野塵夢

陳渠珍 著

目錄

• 弁言	
• 總敘	
• 第一章	成都至察木多
• 第二章	臘左探險
• 第三章	昌都至江達
• 第四章	收復工布
• 第五章	進擊波密
• 第六章	退兵魯朗及反攻
• 第七章	波密兵變退江達
• 第八章	入青海
• 第九章	過通天河
• 第十章	遇蒙古喇嘛
• 第十一章	至柴達木
• 第十二章	丹噶爾廳至蘭州

弁言

四〇四

張廠長志遠遊南川歸，示湘西陳渠珍所著《九野塵夢》。余一夜讀之竟。寢已雞鳴，不覺其晏，但覺其人奇，事奇，文奇，既奇且實，實而復娓娓動人，一切為康藏諸遊記最。尤以工布波密及絳通沙漠苦征力戰之事實，為西陲難得史料。比之《魯濱孫飄流記》則真切無虛；較以張騫班超等傳，則翔實有致。適學友之喜研究邊事者來過，偶以貽之。輒轉傳閱，一月之內，更十數人，原冊已破，而求閱者無已，或請放《康導》（月刊）轉載，以慰向隅。余以其為追憶之作，人名地名及追述史事，難免偶有小誤；又所記人事，每有省筆隱文，未能使局外人澈然明瞭之處。乃就個人所知及訪問所得者為之校注數十條，猶裴松之事陳承柞之道也。

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南充任乃強記

（校注一）：陳渠珍，字仲謀，號玉鑿。湖南某縣人。光緒末畢業於長沙軍校。任湖南新軍第一標隊官，並加入同盟會，從事革命活動。已而疑之，棄職赴武昌謁趙爾巽。巽薦與其弟爾豐，撥入軍籍，隨協統鍾穎軍入藏。過川邊，以雄奇為趙爾巽所賞。擢管帶，仍從鍾穎入藏。駐防工布進攻波密，多有戰勳。清鼎覆，統帥羅長琦為部下所殺，陳氏率湘中子弟一百五十人東歸。誤采傳說，取道絳通草原，途中絕食者七閱月，茹毛飲血，生還者僅七人，所娶藏女西原與焉。西原卒於西安，陳痛悼下絕意仁臣，返鄉裏。其後仍任軍職，至師長。據湘西數年，曾屢次與紅軍作戰。而後醒悟，卸軍職，辦紡織廠於南川。一九三六年冬撰成此書；原序有云。追憶西藏青海經過事迹。費時兩月，著為《九野塵夢》一書。取詩人我徂征西，至於九野之意。（說文）解：九，為荒遠，余按：九，音。草名。入藥，為秦艽，其葉寬，薄有內縱紋，微似龍舌蘭。根莖纖縱，紋紐如束絲，故曰九，產於海拔拔三千米之高原，即康藏青海地方。故自秦中輸出，故曰秦九。小雅之九野，解為青康微高原極台。無容解為荒遠也，今人習呼康青藏為草地，何如呼為九野之典雅貼切乎。

總敘

西藏，漢爲西羌，唐爲吐蕃，明爲烏斯藏。素奉佛，初崇紅教，習符咒及吞刀吐火之術。有宗喀巴者，入大雪山苦修，道成，乃正戒律，排幻術，創立黃教，風行全藏，紅教浸衰。其高足弟子二，長曰達賴，即當時藏王，駐拉薩，握政教權，統治全藏，與羅馬教皇同；次曰班禪，駐後藏，僅負教皇之名而已。清初，設駐藏大臣管理監督，既而印度淪爲英殖民地，英之陸軍直達喜馬拉雅山麓。俄之勢力亦逾帕米爾高原，侵奪中國領土。英、俄爭奪加劇，於是英人欲得西藏，進窺康蜀，以完成其揚子江勢力範圍，俄人亦欲得西藏，附印度，逾蔥嶺，奪新疆，席捲蒙朔。英人自失北美，視印度爲天府，恐俄捷足，因先發制人，利誘達賴，認西藏爲獨立國，與唐古特政府直接訂立英藏新約，欽使某，且爲署名簽字。自後清廷遂不能過問藏事矣。達賴既入英人彀中，駐藏大臣，類皆昏庸老朽，清末廢王守位，淫後專權，不知強鄰逼處，宜固藩籬。達賴亦漸知英之陰謀，其屬下藏王邊覺奪吉對沙俄心存幻想，見英人虎視眈眈，乃聯俄抗英。借賀俄皇加冕爲名，赴俄京以施其縱橫捭闔以夷制夷之術。英聞之怒，遣精兵數千，逾雪嶺侵入中國領土。達賴固以活佛自居，至是亦就其建亭守護法跳神問筮，以決和戰。護法大言曰：佛能佑我，敵可虞而收其器械，請決戰。達賴信之，調藏中兵數千拒英兵於慶喜關外。英人涉險深入，遇伏倉促應戰，死亡百餘，稍卻。藏中相慶，以爲神言驗矣。而英復整軍進，藏兵素缺乏訓練，卒大敗，死千餘人，遂望風披靡。達賴知大勢已去，乃捕建亭守護法寸磔之，囚其母於工布之頭波溝，攜帶珠寶珍物數百駄，率千餘人出奔哈喇烏蘇。因行甚緩，恐英兵追及，乃封存寶物於其喇嘛寺，留兵守之，僅率百餘人入京求援，爲慈禧誦皇經祈福。慈禧素佞佛，乃命川督遣混成一協赴援。予時任川陸軍六十五標隊官，亦與入藏焉。

(校注二)按：陳之要例一云：予未入藏以前，搜求前人所著西藏遊記七種讀之……由藏歸來，複購近人所著西藏政教及遊記八種讀之……實則按之無物以陳君之明敏果銳，閱坊間書，自當不能滿意。然此總敘首則所敘藏事，則十、九皆有錯誤。蓋由未曾深究西藏史地故也。茲爲略校數處：一、唐古忒爲清人加於西藏之名，其稱非古，不當冠於漢前；二、達賴、班禪皆非宗喀巴首座弟子。達賴至三世始爲蒙、藏人民所崇奉，有尊號；三、駐藏大臣雖創於雍正之世，至乾隆末葉平廓爾喀後始掌握西藏政權；四、英軍入藏，強與藏人訂約，駐藏大臣有簽署名約中，爲光緒三十年事，達賴即於此役離藏入朝，原文敘次大誤；五、達賴初欲奔俄；清廷多方阻之，遷延年餘，始被迫入京，非徑赴京求援；時達賴與清廷甚相左也；六、達賴離藏後，清廷命張蔭棠、聯豫等先後入藏辦理善後，直接掌握西藏政權。聯豫奏請自川調兵一協入藏駐防，鎮攝反側，非清廷應達賴請；調兵往援也。

余自長沙軍校畢業後，任湖南新軍第一標隊官。湖南新軍，創自湘督端方，以舊有巡防軍改編爲一、二兩標，士皆稚愚，將校多出身行伍。獨予隊兵卒，新募自家鄉，皆青年學子，及茂才廩膳生，其時革命思潮已萌芽於內地，湖南民氣尤激昂。革命先進，疊遭失敗，知非聯絡軍隊不足以顛覆滿清，乃設同盟會支部於長沙。予鑒於清政不綱，外侮侵陵，方醉心於政治革命。竊幸所部皆青年俊秀，乃於軍事訓練外，授以國文史地測算諸科，期年之後，

思想爲之一變，且大半加入同盟會。嘗秘密集會於天心閣，士氣日張，泛駕驕馳之行，不可複製。予既懷古人勿櫻人心之戒，以爲從此鼓勵激揚，清政可復，然憤驕之禍，收拾甚難，則始於救國者，必終於誤國。因是，決計解職歸裏，越年，同學友約赴鄂謁鄂督趙爾巽，爾巽在清封疆大吏中，爲最明達者。撫湘時，銳意興學練兵，予等皆受其陶鑄者也。其弟趙爾豐督川，將有川邊之行，亟需材，爾巽資遣予輩入蜀。至成都，爾巽疑湘人皆革命黨，不即擢用。未幾，爾巽移督川，爾豐授川邊大臣，任命予爲六十五標隊官。隸協統鍾穎部。旋分防百丈壩。軍餘多暇，知英人謀藏急，部下有自藏歸者，輒從問藏中山川風俗，參以圖籍，深悉藏情。適鍾穎奉旨援藏，予見獵心喜，上西征計畫書，於藏事規劃頗詳盡。鍾穎大加稱賞，立召余回成都，委援藏一標三營督隊官。予以眷屬浮寓成都，留無依然，歸無資，送無人，力辭不就。管帶林修梅力勸不已。鍾穎復債多金，優給月廩。余感其意，遂行。

(一)校注(三)清末兵制，省約駐軍一協，設協統，協轄二標，設標統，標轄，設管帶，猶今營長也。營轄四連，設隊官，連轄九棚，設哨官，每棚有兵夫共十八名。百丈驛屬名山縣，原作邑，誤。驛當藏蜀中途，陳之研究藏事，基於此戰也。

鍾穎，字鼓明，正黃旗人。父晉昌，向威豐妹，官至盛京副都統。以附義和團罪，謫戍西藏軍台。行至成都，託病，經川督錫良奏留養病，實慈棺後密旨也。穎於同治帝爲表兄弟，故邀登禧龍眷。光緒三十一年密詔假協統銜，於鳳凰山訓練新軍，時年僅十八耳。新軍成，鍾爲協統，率之入藏，時宣統元年也。年二十一。

鍾穎協下，樂山王方舟任參謀長，榮縣王伯樵任秘書長，其三標統，一由穎自兼，一爲劉介堂，一爲陳慶。林修梅，湖南人，時任陳慶標下第三營管帶。後隨征入藏，至昌都辭職歸。與石青陽等奔走革命，在廣東有聲。陳秉珍，初任其營督隊官，營管副也。後代林爲管帶。其後，林在廣東，陳在湘西，始終不協。

時革命思潮遍於中國南部。四川僻在邊隅，一年之中，捕拿革命黨破獲機關之事時有所聞。青年志士，亦漸染革命思潮，群起作排滿運動。余入藏之心雖決，時任方大病，妻年少，淒涼異地，形影相吊，聞予將出塞，均痛哭牽衣。予至是亦覺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。顧鍾穎遇我厚，又念革命潮流，終難避免。異日茫茫禹域，誰是樂郊，且余在軍未嘗他務，而川當局猶以革命黨目之，久客他鄉，殊非長策。西藏地僻遠，而俗椎魯，借此從戎之機，漫作避秦之遊，亦計之得也。乃百計安慰家小，摒擋家事，揮淚而行，時宣統元年秋七月既望也。

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

援藏軍出師計畫，經長時期之籌備，頗極周密。詎一經開拔，障礙橫生。尤以夫役逃亡一事，最爲騷擾。軍行所至，四出拉夫，人民逃避一空。三營殿後，夫役逃亡尤多，行李沿途遺棄，雖出重資，不能雇一夫。紀律廢弛，非復從前節制之師矣。讀唐人應役出

塞諸詩，蒼涼悲壯，非身歷其境者，不知其言之酸而詞之切也。

自成郡四日而至雅州，風景與內地同，自是以後，氣象迥殊，山嶺陡峻，鳥道羊腸，險同劍閣，而荒過之。沿途居民寥寥，師行於七月，時方盛暑。身著單服，猶汗流不止。過雅州，則涼似深秋，均著夾衣。愈西愈冷，須著西藏毯子衣矣。過大相，飛越諸嶺，皆重峰疊嶂，高峻極天，俯視白雲，盤旋足下。大相嶺，相傳爲諸葛武侯所開鑿，故名。經虎耳崖陡壁懸崖，危坡一線；俯視河水如帶，清碧異常，波濤洶湧，駭目驚心。道寬不及三尺，壁如刀削。余所乘馬，購自成都，良驥也，至是遍身汗流，鞭策不進。蓋內地之馬，至此亦不堪矣。行六日軍憲定橋，爲入藏必經之道，即大渡河下流也。夾岸居民六七百戶，河寬七十餘丈，下臨洪流，其深百丈，奔騰澎湃，聲震山谷。以指粗鐵鏈七根，凌空架設，上覆薄板，人行其上，誠備備焉有戒心。又行一日至打箭爐。

登大相嶺，相傳不能交言，否則神降冰雹。予過大相嶺時，竭蹶至山頂，見清果親王摩崖題碑詩，上部爲雪所掩，以馬搗撥之，有句曰：奉旨撫西戎，冬登丞相嶺，古人名不朽，千載如此永。蓋景仰先賢，亦自詡也。同輩回顧，予猶未至，大聲呼喚，有應聲而呼者，衆聲交作，天陡變，陰雲四起。雹落如拳粗，予急奔下山。後來者多爲雹傷。蓋霧罩山頭，陰寒凝聚，一經熱氣衝動，雹即隨之降落，亦物理使然也。

打箭爐，爲川藏交通樞紐地。相傳爲諸葛武侯南征時，遣郭達於此設爐造箭，故名。其地三面皆山，終日陰雲濃霧，狂風怒號，氣候冷冽異常。山巔積雪，終年不化。三伏日，亦往往著棉衿焉。駐打箭爐數日，官兵內著皮襖，外著毯子大衣，猶不勝其寒矣。予嘗戲謂內地冬寒，寒由外入。病瘧發寒，寒由內出。塞外之寒，寒生肌膚。亦事實也。

一入爐城，即見異言異服之喇嘛，填街塞巷，聞是地有喇嘛寺十二所，喇嘛二千餘人。居民種族尤雜，有川人，滇人，陝人，土人，回人；又有英法各國傳教士甚多，土人迷信喇嘛教，家有三男必以二人爲喇嘛，甚或全爲喇嘛者。蓋喇嘛據有最大勢力，能支配一切，一爲喇嘛，身價即等於內地之科第，故人人以得爲喇嘛爲榮也。

〔校注四〕：打箭爐三字，係藏語，打折多之譯音。明初即有此譯稱。清乾隆時，始有人捏造武侯遣將軍郭達造箭於此之說，世多仍之，荒謬之甚矣。余另有辨。其地才高於海面三千六百米，較巴塘、雅江、甘孜、道孚等處爲低。但以四圍雪山環抱，陰濕多風之故，反較巴塘、雅江、甘孜、道孚等處爲寒。打箭爐號稱八大喇嘛寺。當時尚存七所：安雀寺、南摩寺，皆黃教；奪吉村寺、紅教，三寺最大；夷囊寺、撒迦寺、俄巴寺、杜渣寺，皆小寺，寺僧亦各只十餘人。撒迦教或紅教，舊曾有白教寺，在白土坎，後毀，改爲關帝廟，今康師校址是也。康熙時，跑馬山有大自教寺，因作亂被毀，今爲南摩寺分院，不在八大寺之列。茲云十二寺，蓋追憶，未確也。

康藏一帶，氣候酷寒，僅產裸麥，故僧俗皆以糌粑爲食，佐以酥茶，富者間食肉脯，以麥粉制爲麵食者甚少也。糌粑制法，以青稞炒熟磨爲細粉，調和酥茶，以手搏食之。酥茶者，以紅茶熬至極濃，傾入長竹筒內，濾其滓，而伴以酥油及食鹽少許，用圈頭長棍上下攪之，使水乳交融，然後盛以銅壺，置火上煎煮。食糌粑時，率以此茶調之。且以之爲日常飲料。藏民嗜此若命，每飲必盡十餘盞。余初聞此茶，覺腥臭刺鼻，同人相戲，盛爲酒筵，